

HUNANWENSHI

湖南文史

● 一九九六年第三期
● (总第六十九期)
● 双月刊



王牌军舰『灵甫』号起义
蔡锷将军在云南
潘汉年魂断洙水
中国劳工东瀛暴动记

中南地区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协作会议在广西召开



▲开幕会上广西区政协常务副主席钟家佐致欢迎词

◀湖南省政协副主席杨汇泉主持会议

(本刊讯) 中南地区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协作会议, 于1996年4月23日至27日在广西北海市举行。来自中南6省(区)3市政协的领导和从事文史资料工作的负责人、编辑40多人出席了会议, 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及办公室的负责同志到会指导工作。

与会代表交流了近年来文史资料工作的经验和体会, 以及贯彻全国政协文史工作座谈会的情况, 讨论了征集出版建国后史料的选题计划和措施。

会议分别由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韦瑞霖、湖南省政协副主席杨汇泉主持。广西区政协党组书记、区政协常务副主席钟家佐在开幕式上致欢迎词。广西区党委副书记、北海市委书记杨坚常到会介绍了北海市市情; 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委员张常海、文史和学习办公室副主任兼《纵横》杂志总编侯玉珍通报了全国政协1996年文史资料工作的安排; 天津市政协常务副主席黄炎智介绍了天津市文史资料工作的经验。

(本刊记者 亦平)

►湖南省政协副主席杨汇泉在广西防城港口参观考察



►湖南省政协副主席杨汇泉与天津政协副主席黄炎智在广西防城港口听取情况汇报

天津市政协领导来湘考察文史工作

(本刊讯)1996年5月3日至9日,天津市政协常务副主席黄炎智率文史办主任方兆麟来湘考察湖南的文史工作。湖南省政协副主席杨汇泉热情接待了天津客人。天津客人在湘期间参观了毛泽东、刘少奇故居韶山、花明楼,并与湖南省政协文史委、办的同志交流了文史工作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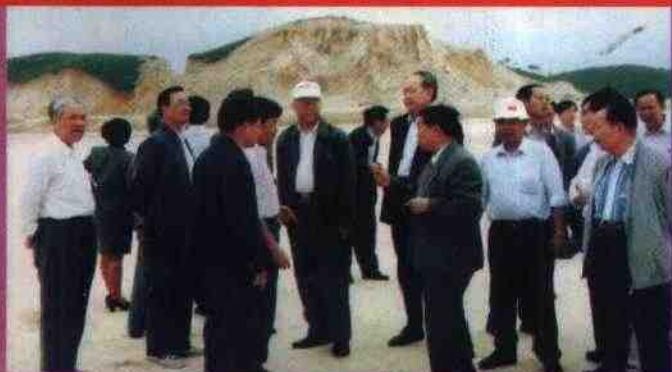
(本刊记者 亦平)



▲座谈会上天津政协常务副主席黄炎智正在听取湖南情况介绍



▲在毛泽东故居参观
◀参观途中



▲代表们在广西防城港市参观公路建设



▼湖南省政协副主席杨汇泉、文史委主任王岐隆、副秘书长谭冬梅在北海参观城市建设

中南地区文史资料工作
协作会议在广西召开

HUNAN WENSHI

湖南文史

双月刊

1996年第三期
(总第69期)

国内外公开发行

主办：湖南省政协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辑：《湖南文史》编辑部
出版：《湖南文史》杂志社
发行：《湖南文史》发行部
地址：长沙市迎宾路15号
邮编：410011
电话：4405519 4405622
4405653
印刷：湖南省印刷技术协会
精美印刷厂

CN43-1175/k

统一刊号：

ISSN 1004-8170

定价：3.50元

EA37/18

三湘风云

血染湘江

..... 张海蒲(4)

红二、六军团在澧中

..... 周保林(12)

往事回眸

王牌军舰“灵甫”号起义

..... 雷 晓(18)

难忘的两次战斗

..... 龚宗仁口述(22)

望城“保产党”冤案实录

..... 李渝新(27)

人物春秋

蔡锷将军在云南

..... 吕志强 丁蜀滇(30)

当代纪实

潘汉年魂断涿水

..... 湘 文(34)

跨海谋杀

..... 曾 兰(38)

批判俞平伯始末

..... 吴雪晴(41)

民国史话

民国初期湖南的军事政治(之二)

..... 麦科特(美)(46)

广告经营许可证：湘广证字—0057号

史海钩沉

中国劳工东瀛暴动记

.....陆茂清(50)

戴笠身边的“红色女谍”

.....李 健(55)

常德守城战断记

.....张包全(63)

三见蒋介石

.....杨肇琴口述(66)

名人轶事

史迪威与中国抗战

.....张 霖(70)

乐天宇与监狱里的课堂

.....雷经华(72)

史林一叶

毛泽东与杨开慧外婆家的交往

.....向瑞田(75)

一次特别任务

.....陈克理(77)

周里找到了失散60年的女儿

.....李中标(78)

一代影后胡蝶

.....戴铁珊(80)

目录

编委会主任：田伏隆

编委：(以姓氏笔划为序)

田伏隆 陈满之

周明中 郑怡庭

龚汝仁 龚国忠

谭冬梅

社长、总编辑：陈剑平

副社长：李小平

副总编：彭德才

美术编辑：劲 风

责任校对：龚 盛

蔡锷将军在云南

蔡锷将军发端于云南，成功于云南。1911年他组织领导了著名的昆明“重九起义”，推翻了清王朝在云南252年的封建专制统治，首任云南都督。1915年12月，他又领导了反对袁世凯复辟的“护国运动”，再造共和。在中国近代史上写下了极为悲壮的一页。

中国劳工东瀛暴动记

日本投降前夕，耿谆带领数百名中国劳工在日本花冈暴动。手无寸铁的勇士以血肉之躯与凶残的日军拼杀，血洒异国，谱写了一曲中国人民不堪屈辱、奋起抗争的悲歌。

潘汉年魂断泔水

潘汉年，曾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三书记、副市长兼上海市委统战部长，然而一夜之间却变成了“潘杨反军命集团”的首犯，投入北京秦城监狱。1975年又押解来湖南，潘汉年在沅江茶场度过了他生命的最后二年。

周里找到了失散60年的女儿

1995年底，前湖南省委书记周里历尽艰辛，找到了他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失散了60年的大女儿。父女团聚，实乃人间奇事。

HUNAN WENSHI

湖南文史

双月刊

1996年第三期
(总第69期)

国内外公开发行

主办：湖南省政协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辑：《湖南文史》编辑部
出版：《湖南文史》杂志社
发行：《湖南文史》发行部
地址：长沙市迎宾路15号
邮编：410011
电话：4405519 4405622
4405653
印刷：湖南省印刷技术协会
精美印刷厂

CN43-1175/k

统一刊号：

ISSN 1004-8170

定价：3.50元

EA37/18

三湘风云

血染湘江

..... 张海蒲(4)

红二、六军团在澧中

..... 周保林(12)

往事回眸

王牌军舰“灵甫”号起义

..... 雷 晓(18)

难忘的两次战斗

..... 龚宗仁口述(22)

望城“保产党”冤案实录

..... 李渝新(27)

人物春秋

蔡锷将军在云南

..... 吕志强 丁蜀滇(30)

当代纪实

潘汉年魂断涿水

..... 湘 文(34)

跨海谋杀

..... 曾 兰(38)

批判俞平伯始末

..... 吴雪晴(41)

民国史话

民国初期湖南的军事政治(之二)

..... 麦科特(美)(46)

广告经营许可证：湘广证字—0057号

史海钩沉

中国劳工东瀛暴动记

.....陆茂清(50)

戴笠身边的“红色女谍”

.....李 健(55)

常德守城战断记

.....张包全(63)

三见蒋介石

.....杨肇琴口述(66)

名人轶事

史迪威与中国抗战

.....张 霖(70)

乐天宇与监狱里的课堂

.....雷经华(72)

史林一叶

毛泽东与杨开慧外婆家的交往

.....向瑞田(75)

一次特别任务

.....陈克理(77)

周里找到了失散60年的女儿

.....李中标(78)

一代影后胡蝶

.....戴铁珊(80)

目录

编委会主任：田伏隆

编委：(以姓氏笔划为序)

田伏隆 陈满之

周明中 郑怡庭

龚汝仁 龚国忠

谭冬梅

社长、总编辑：陈剑平

副社长：李小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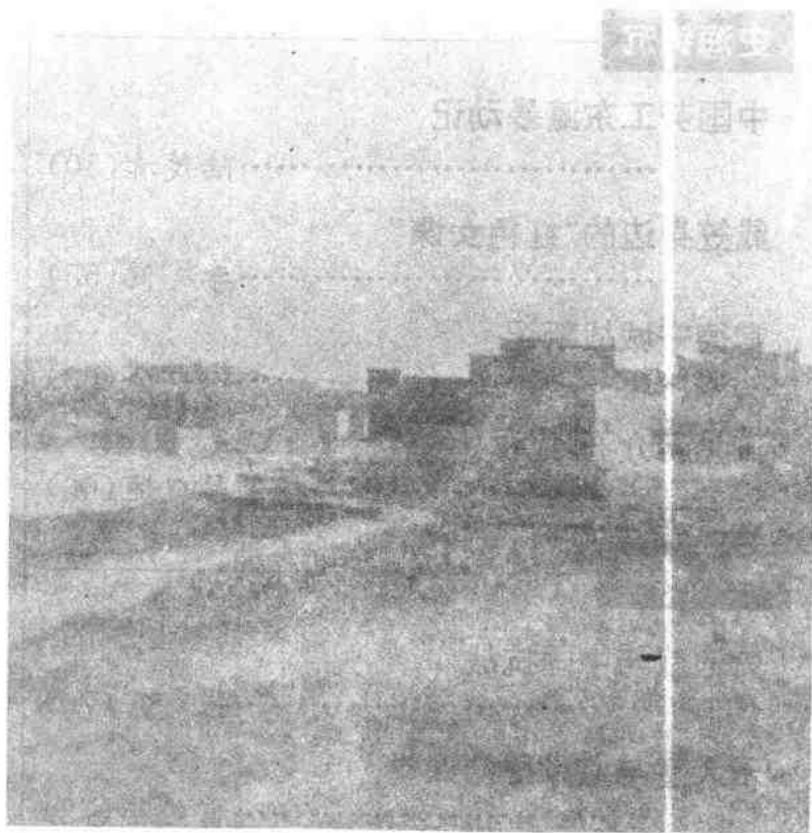
副总编：彭德才

美术编辑：劲 风

责任校对：龚 盛

血染湘江

●张海蒲



界首

1934年10月,党中央和红军总部从江西瑞金出发,率领中央红军主力及后方机关86000余人开始艰苦的长征。

“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

中央红军历时一个多月,连续突破敌人严密设防的第一、二、三道封锁线,于11月下旬经湖南进入广西后,又面临着敌人布置的第四道封锁线。

第四道封锁线,北起湖南衡阳,沿湘江西南走向,经祁阳、永州、东安,进入广西全州再向南至兴安止。

当中央红军突破敌人设置的第三道封锁线,进入湘南地区时,蒋介石即判断红军“必沿五岭山脉,循肖(克)匪故道,经兴(安)、全(州)间西窜。且其行动必速,不致北犯。”并且得出结论:红军已经是“流徙千里,四面受制,下山猛虎,不难就擒。”决心沿湘江布置第四道封锁线,期于在湘水以东地区将红军

消灭。

根据蒋介石的部署,自衡阳起,经祁阳、永州、东安,至广西的全州,由湘军负责守备;自全州至兴安一段湘江防线由桂军负责守备。企图将红军歼灭于湘水以东地区。何键接蒋介石电令后,即走马上任,于11月14日在衡阳宣布就职。随即分电蒋介石、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及其各领导机关、邻省军政头目及其所属各部,表白“誓矢有我无匪之决心,穷匪所至,不开不止”,“以报党国”。随即,何键、薛岳根据蒋介石军事部署要旨,在衡阳召开军事会议,以全州至兴安一段湘江防线为重点进行部署。在第四道封锁线上,共部署了23个师、23个旅、96个团,另一个团级的税警团迫击炮营和一个航空队。按当时国民党军队兵额编制推算,约30余万人。同时,从衡阳的东阳渡到广西黄沙河,沿湘江一线共筑有碉堡410座,自黄沙河至桂林,自黄沙河至富川、贺县,沿湘江、漓江之西岸线,共筑有碉堡140多座。

这时的中央红军,由于连续突破敌人布置的第一、二、三道封锁线,进入湘南地区以后,又在宁远的下灌、天堂圩以及宁远至道县之间的广大地区,分别同敌第15师、第13师、第96师、第99师,多次发生大规模激战,已经受到很大损失;同时,长途跋涉,沿途道路崎岖,行进艰难,加之辎重极多,沿途不得不遣散了一些老弱病伤残红军战士;红军战士掉队、失散,也时有发生。人员减少,战斗力削弱。

面对这种严峻的形势,党中央在进入道县以后,在红军行军路线和作战方针上的争论,又一次激烈起来。这就是红军长征途中“湘南争论”的最后一次争论。中心是中央红军继续走肖克等率领的红六军团西征的老路,硬闯湘江,还是走别的什么路。

1934年8月,任弼时、肖克、王震领导的红六军团,离开湘赣根据地,过桂东、穿越郴宜公路,绕过桂阳县城,进入新田县,往西北直趋零陵,计划从零陵过湘江,向新化、溆浦发展,与贺龙领导的红二军团取得联络。但由于湘军在零陵有重兵把守湘江西岸,加之湘水陡涨,不利我军强渡,被迫折回新田,经宁远、道县,从清水关进入广西灌阳。在全州凤凰嘴涉渡湘江,翻越越城岭,穿过西延山地,再度进入湖南。这就是党中央原定的中央红军西征的行军路线,也是蒋介石讲的“肖匪故道”。

当中央红军进入宁远县后,毛泽东提出,红军主力不要过潭水,不要攻道县、江华,而应沿潇水东岸经保和墟、黎家坪等地,攻占零陵的栗山铺,再向东北攻祁阳,过湘江,在两市镇或宝庆一带与敌决战,

然后再返回中央革命根据地。毛泽东的这个建议为“左”倾领导者拒绝了。当红军占领道县后,毛泽东再次提出,红军应沿潇水西岸北上,攻板板铺、濂滩湾、华江铺、双牌、富家桥,再向西攻零陵,过湘江向北取冷水滩,越过湘桂铁路,进军宝庆,诱敌决战,夺取反“围剿”的胜利。毛泽东的这个主张,是在敌人已经发现了中央红军将“循肖匪故道”,向湘西前进意图的情况下,避实就虚,变被动为主动,甩掉敌人,具有战略意义的建议。但是,由于博古、李德等人完全取消了军委的集体领导,军委的一切工作完全为李德个人所包办,对军事上一切不同意见,采取种种的压制方式,把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斥责为“游击主义”,而粗暴地予以拒绝了。

这个时候,除毛泽东外,军委内部还有不少同志也多次提出了正确的意见,以致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比如,彭德怀认为红军要突破敌人严密布防的第四道封锁线,继续执行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已不可能。如果强渡湘江,必须要付出相当的代价,后果不堪设想。因此,彭德怀建议以他指挥的三军团,迅速向湘潭、宁乡、益阳挺进,威胁长沙,在灵活机动中抓住战机消灭敌军小股,迫使蒋军改变部署;同时,党中央率领一、五、八、九军团,进占溆浦、辰溪、沅陵一带,迅速发动群众,创造根据地,粉碎敌军进攻。这些正确的建议均被“左”倾领导者压下去了。

李德、博古面对敌人精心布置的第四道封锁线的险恶形势,仍然坚持红军向广西前进,硬闯湘江,并决定在广西的全州至兴安之间渡过湘江。

11月25日,朱德下达了关于进行湘江战役,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的作战命令。

党中央和红军总政治部也下达了为进行新的战役,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的政治动员令。

从26日起,中央红军分四路纵队向湘江地域前进。参加湘江战役的中央红军作战部队,共12个师、36个团,约5万人左右。武器装备:各种步枪35000支,轻重机枪750余挺,轻炮15门。同蒋介石部署在第四道封锁线上的军事力量相比,人员大致是1:6,武器装备悬殊很大。同时,红军又是疲惫之师,战略上已处于被动地位。因此,湘江战役形势极为严峻。为此,中共中央局、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于12月1日指出:今日的作战,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胜负关系全局,号召全军人人振奋起作战的最高勇气,不顾一切牺牲,克服疲惫现象,以坚决的突击,执行进攻与消灭敌人的任务,开辟西进的道路,保证我野战军全

部突破封锁线。

蒋介石的一举除“三害” “小诸葛”的一举两得

敌人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武器装备上,都占有绝对优势。但是,敌人内部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蒋介石与地方军阀貌合神离、互相猜忌、矛盾重重,特别是蒋介石与新桂系和西南军阀的矛盾极深。

当时统治广西的新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对蒋介石一直保持着半独立状态。蒋介石企图利用追剿红军之机,挤占广西地盘。因而在部署湘江战役时,他任命湖南军阀何健为追剿军总司令,并将其嫡系薛岳和周浑元所率入湘追剿红军之部队,名义上拨归何健指挥。蒋介石在给李宗仁、白崇禧的电令中,要求广西配合湖南的何健、周浑元、薛岳等部,在湘江堵击红军,并答应给湘军开拨费100万元,所用弹药实报实销。

蒋介石的这一部署,将桂军29000多兵力放在正面堵击红军,湘军放在红军前进方向的右侧与桂军联络,国民党中央军则放在红军的后面跟进。其目的就是迫使桂军、湘军同红军在湘江以东地域决战,达到既要消灭红军,又要削弱湘桂两省力量。在红军和湘、桂两军两败俱伤的情况下,他的中央军则尾随红军入境,收拾残局,夺取广西这块地盘。这就是蒋介石的“一举除三害”之计。

当时,作为参加第五次“围剿”的西路军总司令何健,在加紧部署湘赣边界的第二道封锁线和从衡阳至广东乐昌的第三道封锁线时,命令王东原率第15师从10月26日开始,从湖南耒阳,经安仁、茶陵至江西莲花加筑一条碉堡线,与衡阳至东安沿湘江的第四道封锁线相联结,以防中央红军向湖南腹地突破,再次发生1930年8月红军攻占长沙的事件,压迫红军南下广东。在国民党中央军追剿部队已全部进入湖南后,任命何健为追剿总司令,而不是任命嫡系薛岳为总司令。何健心里明白,这是蒋介石要利用他手中的湘军,而保存他的嫡系。为保存地盘,保存实力,对于中央红军的西征,何健设计了“追、堵、防、送”的送客式防堵策略,巴不得红军赶快离开湘境,走得越快越好,离得越远越好。

广西又如何呢?桂系连续召开军事会议,商讨对策。白崇禧认为,红军10万人去向未明,红军后面是30万蒋军跟踪而来,广西既要防共,又要防蒋,两者相比,防蒋比防共更重要。

在讨论这个仗怎么打时,桂系头目们感到是一个

个难题。这个仗是输不得,也赢不得。以桂系2万人去堵10万人,弄不好就会被共军消灭。如果打输了,共军进入广西,老蒋就会说:“我来替你剿”。广西就是老蒋的了。如果打赢了,广西也会疲惫不堪。这时老蒋又会说,我来替你善后,叫黄季宽回广西,把李宗仁、白崇禧调到南京,挂个空名义吃饭。这样,李、白也只好卷起铺盖走路,广西也是老蒋的了。因此,无论是打输了,还是打赢了,蒋介石的嫡系部队,都会以追击共军为名,乘虚而入,广西就成为了蒋介石的天下。

鉴于这种分析,白崇禧得出结论:仗怎么打?既要反共,更要防蒋;只能追击,不能堵击。作战只能采取:不拦头,不斩腰,只吞尾的“送客”方针。

白崇禧言毕,沉闷的会议一时活跃起来。他们认为这样做,一可以相机打击红军,促使红军快走,即“送客”早走、快走;二可以敷衍蒋介石,这样,既可以保存自己的地盘,又可以用截击红军的战果向蒋介石报功。这就是新桂系对蒋介石采取政学系杨永泰“一举除三害”建议的对策,也是白崇禧“一举两得”的锦囊妙计。

为实施既要反共,又要防蒋的“让路”方针,白崇禧在南宁召开了桂东北地区的桂林、平乐、柳州三个民团区指挥官的防共会议,决定在桂东北通往湖南的要道和关隘上,构筑简单散兵壕,在全州的潯水和湘江两岸的渡水点,均建筑碉堡。会上,白崇禧明白告诫,只要共军不进入广西内地就行了。会后,即在全省人批征调民工,在桂东北地区赶筑工事、碉堡。

桂军总司令部在桂林设行营参谋处,白崇禧抵桂林就近指挥,必要时,赴全州督师。

当桂军部绪基本就绪之时,中央红军已进入湘桂两省交界的湖南道县。11月21日、22日,红军第八、九两军团主力直趋江华、江永两县,活动于江华、江永、道县三县之间,直接威胁广西腹地。李宗仁、白崇禧认为“让路时机已到”,于是以此为借口,李宗仁火速向蒋介石告急:“匪主力由临武经嘉禾、蓝山西窜,龙虎关、富川、贺县同时吃紧。仁部原在龙虎关以北防堵,故拟即将仁部主力移往恭城附近,策应富、贺、兴、灌。但兴安、灌阳以北,仅能留一部,诚因力量单薄,拟请转何总司令所部向全州、兴安推进。”

11月22日下午,蒋介石电复李宗仁,答应了李宗仁的要求,并且同时电告何健,责令何健所部迅速南移。李宗仁得悉后,于当日下午将驻扎在灌阳、全州、兴安湘江防线的主力立即撤往恭城、富川一线。

对此,何健十分不满。他认为,红军一部向富川、

龙虎关进击,是佯攻,以“吸引桂军主力南移,其大部必循肖克故道向西急窜。”

何键一方面反对蒋介石批准桂军自湘江防线撤离,拒绝蒋介石的命令;但他作为蒋介石才任命的追剿军总司令,从个人考虑,另方面又不得不立即调整部署:命令第一路军司令官刘建绪率四个师沿湘江上游延伸至全州之线,与桂军切取联络,堵匪西窜;命令第二路军司令官薛岳率主力集结于东安附近,与刘建绪部联合协剿;命令周浑元、李云杰、李韞珩率所属各部“迅速击破当前之匪,尾匪追剿”,企图迟滞红军的行动,以便为刘建绪部赶在红军到达湘江边之前赶到全州争取时间,以填补由于桂军南撤之后造成的真空。

白崇禧为稳住蒋介石,争取何键,利用香港《循环日报》、湖南《民国日报》、长沙《大公报》等,大肆宣扬桂军在龙虎关、恭城、富川、贺县与红军激战的子虚乌有的消息。

这种捏造的宣传持续到12月1日。

11月22日下午,桂军撤离湘江防线后,在全州仅留两营干训队,在兴安、灌阳各留一个团驻防。湘军刘建绪部尚未赶到东安。这样,从全州至兴安60公里的湘江防线,已无兵防守,湘江防线完全向红军敞开了。

但是,红军对敌情的这一重大变化并不知晓,还在指挥八、九军团向江华、永明进攻。24日占领江华,25日占领永明。随后,九军团还派出一支部队向龙虎关方向的桃川前进,佯攻龙虎关。直到25日下午17时,才下达突破第四道封锁线的命令,这就耽误了极宝贵的3天时间。23时半,红军已准确地掌握了湘江防线敌人的情况;在全州、兴安没有敌人重兵把守,全州至兴安湘江两岸已无敌人防守。得知这一重要情报后,又未抓住这一有利时机,收缩兵力,改变作战部署,而是仍然兵分四路,带着坛坛罐罐,按原部署缓慢地向湘江前进。直到27日晚,才改变原有部署,又耽误了两天。

27日,一、三军团分三路抢占湘江渡河点。

一军团二师派团长耿飚、政委杨成武率四团作前卫,抢占全军左翼的界首。在界首伏击了迟来一步的桂军,夺取了界首湘江上的一座浮桥。占领界首后,即移交随后赶来的三军团六师守卫。然后直奔脚山铺,与五团共同阻击自全州南下之刘建绪部,掩护主力渡过湘江。

27日,一军团二师第五、六团从石塘抵达人坪,涉水渡过湘江。二师即派第五团相继占领全州。但是,当五团赶到全州附近时,刘建绪部已于当日先期占领全州。五团即占领全州西南、湘江西岸、距全州16公里的湘桂公路上的鲁板铺、脚山铺,构筑工事,准备阻击湘敌。

27日,三军团四师占领界首以南之光华铺,担任警戒兴安方向的桂敌。

三军团五师占领了新圩和马渡桥,担负阻击从灌阳北上之桂敌。

这样,就形成了一军团为右翼、三军团为左翼,占领了从界首到屏山渡30公里湘江的所有渡口和徒涉点。

27日,担负全军总掩护任务的五军团主力,在湘桂边界的蒋家岭、永安关、雷口关扼阻敌人,其后卫部队仍在



道县与敌保持接触,以迟滞敌人。

同时,军委纵队已到达广西文市、桂岩一带,前距湘江最近的渡河点,只有55公里。如果轻装急行军,一天即可到达。但是,“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者没有抓住这一有利的大好时机,仍然抬着坛坛罐罐缓慢行走,这55公里,足足走了4天,才到达湘江边,使前线战士为完成掩护任务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刘建绪得知红军先头部队已进至湘江,并占领了湘江重要渡口后,于27日向蒋介石报告:“匪先头已于宥、感(26、27)两日在勾牌山及山头与上米头一带渡河。”

蒋介石极为震怒,严厉斥责了桂军。

在蒋介石严令之下,何键于29日命令刘建绪部除留第63师固守全州城外,第16师、第62师、第19师之一部及所率补总队各团迅速南下,向共军发动攻势,妄图封锁全州至咸水的湘江沿岸渡口,并要求桂军负责从咸水以南经界首至兴安的湘江和至灌阳的防务。但是,桂军仍执行原定的“只能追击,不能堵击”的方针,并未按照蒋介石的意旨和何键的要求,以上力前出兴安,封锁渡口,而只派黄国镇一个师驰援兴安、光华铺的守敌,以防红军南下深入广西腹地,主力夏威三个师从恭城返回灌阳、新圩,全力向我后续部队发起攻击。

白崇禧的这一战法,一是可以向蒋介石交差,二是又不会冒红军回头打击的风险,三是还可以防止国民党中央军进入广西,达到他一举两得之目的。但是桂军四个师和湘军四个师在桂北对中央红军确已形成了南北夹击之势,一场恶战不可避免。

气壮山河 血染湘江

11月28日,红三军团第五师之第14、15两个团在灌阳新圩抗击桂军24、44两个师另1个团,打响了长征以来的第一场恶战——湘江战役。

新圩,距湘江60公里,是灌阳至全州公路必经之地。11月27日,红五师行至文市附近,师长李天佑接到军团送来的电报,命令红五师14、15两团(13团调归军团直接指挥)立即赶赴灌阳新圩附近阻击广西军,要求“不惜一切代价,全力坚持三天至四天”,保证整个野战军的左翼安全,掩护中央机关纵队过江。当即下达命令:部队行进方向转向西南,以急行军向新圩前进。

当晚,红五师先于敌人赶到了预定地点。五师阵地的面前是灌阳通往全州的公路,是敌人进逼湘江的必经之地。达里公路两侧是一片连绵的丘陵地带,

紧紧地扼住公路的道口。公路两侧稻田里的庄稼已经收割,但满山遍野有约一人多高的松树,一簇簇的灌木丛,正好成了隐蔽部队的场所。这里背靠新圩,直通湘江,是一片大平川。这种地形表明,除了这片丘陵山地,就无险可守了。师长李天佑、政委钟赤兵、参谋长胡浚、政治部主任唐天际联名给军团首长起草了一份电报,保证完成任务。

全师指战员连夜构筑工事。

28日晨,桂军第七军的两个师另一个团共12300余人向新圩压过来,而红五师只两个团另一个营,约3000人,兵力对比是4:1。第七军是李宗仁、白崇禧的王牌军,精锐之师,又以逸代劳;而红五师却是经过一个多月长途连续行军作战的疲劳之师。

战斗一开始,就打得十分激烈。敌人步兵在飞机轰炸、扫射和火炮的掩护下,向红五师前沿阵地猛扑过来。当敌人前进到离红军战士只有几十公尺时,红军战士成排的手榴弹就在敌群中开花了,红军战士乘敌人混乱之机,从临时工事中一跃而出,追着溃逃的敌人屁股射击,杀伤了不少敌人。但是,红五师也付出了相当的代价。

第一天在连续不断地战斗中过去了。

从29日拂晓起,战斗更加激烈。敌人加强了火力,并以小部队向五师进行迂回进攻。情况越来越紧张,前沿几个小山头争夺十分激烈,有的山头在红军战士上全部伤亡后为敌所占。

伤亡增多了。

14团政委负伤了,15团团团长白志文、政委罗元发负伤了,三个营长两个牺牲了,全团伤亡500余人。

这时,军团传来的电报,几乎每份都是要求五师“继续坚持”。

在15团只有参谋长何德全指挥在阵地上,李天佑同钟赤兵简单地交换了一个意见,即走到参谋长胡浚身边,以无比信赖的语调对他说:“各团伤亡情况你都清楚,15团团团长、政委都负伤了。你去负责,去组织他们坚决顶住,在黄昏以前,一个阵地也不能丢!”

师长这么一说,这位勇敢、指挥上有一套办法的年轻参谋长严肃地应声“是”,拔腿就走。李天佑急忙上前,紧紧地握了他一下手后,胡浚走出师指挥所,冒着炮火,消失在硝烟之中。

敌人的机枪、炮火已打到师指挥所旁边了。

黄团长为了想得到师预备队的支持,冒着敌人的炮火来到师指挥所。他刚到,就听15团向师长报告:师参谋长胡浚同志在刚才反击敌人的一次攻击

中指挥战斗牺牲了。

久经沙场的李天佑听到这个消息,手握电话机楞住了好大一会。想起刚刚才握手送他离开指挥所,想起痛失这位得力的助手和亲密战士、瑞金红军学校的同学,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忍不住泪水夺眶而去,胸口阵阵作痛。李天佑还是硬压住自己痛苦的心情,把这不幸的消息告诉了钟政委和在场的黄团长。三人同时缓缓地脱下军帽,朝着胡峻同志牺牲的阵地方向,默默哀悼。

接着,李天佑向黄团长谈了中央纵队过湘江的情况后说:“无论如何不能后退!还是胡峻同志说的那句话,只要还有一个人,就不能让敌人到新圩!”

黄团长再也说不出要预备队支援的话,默默地离开了师指挥所。

师指挥所也转移位置。

黄团长离开师指挥所后,并未回团指挥所,而是来到了前沿阵地。驻守这里的一个连只有60多人了,其中还包括10多名伤员。他调整了一下连队的部署,和战士们一起吃点了炒米,1000多敌人又逼近了阵地。当敌人只离二三十米时,指导员带领伏在工事的战士的手榴弹和轻重机枪一齐向敌人怒吼。连长带领两个机枪班迂回到敌人侧后,从敌人的背后猛烈扫射。敌人被击退了,红军牺牲了几个同志,连长也阵亡了。

下午5时,2000多敌人从阵地右侧发动了进攻。在黄团长指挥下,用密集火力封锁,使敌人始终未能前进一步。狡猾的敌人发现我阵地左侧兵力薄弱,便另派一股兵力从左侧冲了上来。黄团长立即命令在右侧发起反冲锋,用火支援左侧。左侧的战士也发起了反击,在友邻15团的火力支援下,把敌人打垮了。但是,团长黄冕昌同志却牺牲在阵地上。

在两天两夜的抗击中,两个团的团长、政委都已牺牲或负伤了,营、连指挥员也剩得不多,成百上千的负伤战士,带着满身的泥土,满身的血汗,不断地从阵地上抬了下来。但是,我们的红军是打不散、攻不垮的,一个人倒下去,另一个人顶上来。就是这样,以拼死的战斗,迎来了新圩战斗的第三天。

30日,战斗以更加险恶的局面在进行,阵地仍然是我们的,处于优势的敌人始终被我们阻在这几平方公里的山头面前。

战斗持续到下午4点多钟,接到军团部的电报:30日晨,中央第一纵队已渡过湘江,正向龙胜前进。第二纵队即将渡江。你们的阻击任务已经完成,命令你们把防务移交给六师,部队迅速过江。

李天佑把电报仔细看了两遍,才轻轻地吐了一口气,紧紧握着钟政委的手说:“好,中央纵队总算安全地渡过江了,我们的任务完成了。”

红五师三天两夜的新圩之战,以劣势的兵力和装备,挡住了占绝对优势的敌人,为红军特别是为中央纵队渡过湘江赢得了时间。但是,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全师3000多人损失20000多人,自师参谋长胡峻以下团、营、连指挥员几乎全部非亡即伤。

随后赶来接防的红六师第18团,在这里继续阻击敌人,最后被敌人堵截,未能渡过湘江,大部壮烈牺牲。

光华铺地处兴安与界首之间,为一片较为宽广的开阔地,距界首只有几华里。这里是湘江战役的又一重要战场。为指挥这场关系重大的阻击战,彭德怀将军团指挥部设在离界首渡口仅几百米远的一座祠堂里。将四师第10团置于光华铺,命令第四师做好迎战桂军第十五军第45师和第七军独立团的准备。

29日晚,光华铺阻击战打响。第10团首当其冲,在团长沈述清、政委杨成武的指挥下,红军给敌人以坚决的回击,敌人未能前进一步。

敌人见正面攻击不能奏效,30日晨改为沿湘江西岸向界首逼近,妄图迂回红军。

为打破敌人的迂回策略,沈述清指挥第二营发起反击,反复冲杀了几个回合,将敌人击退。但是团长沈述清不幸中弹牺牲。彭德怀当即任命杜中美接任10团团长。杜中美迅即赴任,再次组织反击敌人。当他向三营交代任务后,在前往二营阵地途中,又不幸中弹牺牲。

12月1日,红军总司令朱德命令“三军团应集合自己所有部队以保持界首地区,主力应在界首西南地区”,要不顾一切牺牲将“邓家塘至路江圩之道路控制在自己手中”。这就是命令三军团不顾一切牺牲,坚决阻住来自兴安面之敌。

在彭德怀的直接指挥下,红三军团四师在界首、光华铺浴血奋战三昼夜,坚决阻击了来自兴安方面的桂军,保证了红军渡过湘江突破蒋介石精心部署的第四道封锁线。

自11月29日开始的脚山铺阻击战,是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二师同湘军展开的湘江战役中的又一场惊天动地的争夺战。

脚山铺,北距全州16公里,南离我军控制的湘江渡口25公里,从桂林至黄沙河的桂黄公路由南向北穿过这个只有20来户农家的小山村,是湘军进入我军控制的渡口的咽喉。这里有8个小山头排列在两公

里多长的公路两侧。东侧4个小山头的名称由北向南的顺序是：尖峰岭、双把牛角抱西瓜、黄帝岭、九文山；西侧4个小山头的名称由北向南的顺序是：美女梳头岭、冲天凤凰、望家山、怀中抱子。以东侧的黄旁岭和西侧的怀中抱子岭为最高，标高均在300米以上，其余均只200多米高。山岭上长满了小松树。山岭北面即面对全州方向是一片地势比较平坦的开阔地。这两列山就像两条巨龙，扼守着这条南北交通要道。

28日，红一师四、五两团先后赶到这里，在公路两侧构筑工事，准备迎敌。

29日，湘军刘建绪指挥三个师，从全州出发，凭借数量上的绝对优势，向脚山铺红二师阵地发动轮番进攻。在这里，炮声隆隆，枪声阵阵，烟尘滚滚，刀光闪闪，从射击到拚刺，一片喊杀声。红二师同湘敌整整血战了一天。

30日晨，红一军赶到脚山铺后，军团立即调整部署，展开阻击。一师在公路西侧，二、三团阻击，一营作预备队；二师在公路东侧，四、五团阻击，六团作预备队。四团在公路两侧的正面阵地，一营在公路东侧，二营在公路西侧，三营在一营阵地之后，主要任务是挡住从公路上压过来的敌人。

30日，敌人改变了战术，在10多架飞机掩护下，以16、19两师为前锋，轮番向红军阵地发起冲锋。四团阵地首当其冲，一营渐渐不支，同敌人打起了交手仗。四团政委杨成武为便于组织二营火力支援一营，从公路西侧赶往东侧指挥，不料刚到公路中间，就被一颗子弹打中右腿膝下，倒在公路上。

通信排一个战士为抢救杨成武，刚上公路边便负伤了。

这时，敌人一窝蜂似的朝杨成武拥来，狂叫：“抓活的！抓活的！”

刚好从东侧撤下来的五团五连指导员陈坊仁带几个战士经过这里，立即奋不顾身地阻击敌人。四团二营副营长黄古文带一个班拼命向敌人射击，同时派3名战士抢救杨成武。第一个战士跨上公路，就中弹倒下了。第二个战士还未攀上公路，就负伤了。杨成武看到战士们为抢救他而流血牺牲，一边叫黄古文不要再上来，一边顽强地往公路边爬。但是，黄古文却毫不迟疑，冒着弹雨冲上公路，把杨成武抢救了下来。

敌人在加强正面攻击的同时，以大部队迂回红军阵地后方和侧翼。战斗越来越激烈，有几个小山

头先后落入敌手。战至下午，一师只剩下美女梳头岭。入夜，敌人又发动迂回进攻，为避免被敌人包围，一师即撤至水头、夏壁田。

敌人占领美女梳头岭后，从三面向红二师五团阵地尖峰岭发动攻击。尖峰岭只有2个连防守，经反复拚杀，尖峰岭失守。五团政委易荡平身负重伤无法撤下来。为了不当俘虏，他要求警卫员补一枪。警卫员泪如泉源，手直打颤，岂能忍心对自己的首长和同志下手，坚决不依。易荡平夺过警卫员的枪，面对端着刺刀上来的敌人，实现了他决不当俘虏的誓言。

红一师撤出阵地后，红二师已是孤军突出，于是也主动撤至珠兰铺、白沙，与红一师占领的水头、夏壁田，构成了第二道阻击线。

30日晚，敌我双方的态势是：中央红军除军委一、二纵队和红一师、二师、四师、五师已过湘江外，尚有8个师未过湘江；从敌人方面看，湘军3个师正向珠兰铺、水头方向推进。从新圩北上的桂军两个师另一个团，已逼近红军重要的交通枢纽古岭头。光华铺的桂军一个师另一个团正向石塘一带推进。因此，保住湘江渡口，组织湘江以东8个师昼夜兼程过江，就成为红军当时的严重任务。

12月1日1时半，军委向全军下达了紧急作战命令。2小时后的3时半，中央局、军委和总政联合给一、二军团下达了一一定要保证执行军委上述命令的指示：一旦战斗，关系我野战军全部。西进胜利，可开辟今后的发展前途，迟则我野战军将被层层切断。我一、三军团首长及其政治部，应连夜派遣政工员，分人到各连队去进行战斗鼓动。要动员全体指战员认识今日作战的意义。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胜负关全局，人人要奋起作战的最高勇气，不顾一切牺牲……保证军委一号一时半作战命令全部实现，保证我野战军全部突破封锁。

从12月1日凌晨至清晨，全军进行了紧急战斗动员和战斗准备。这是一个紧张的不眠之夜，为了党中央的安全，为了红军的生存，牺牲已到最后一关，生死存亡在此一仗。

12月1日是战斗最关键的一天，激烈的战斗主要是在10多公里的第二道阻击线上进行。

战斗是从敌人猛攻一师3团阵地开始的。敌人在进攻3团不能得手的情况下，转而猛攻一、二师接合部。虽然红军战士顽强阻击，但还是被敌人突进了四五里地，并且迂回到3团背后，包围了3团两个营。当天，两个营奋勇突击，一个营突出了重

围，另一个营却突错了方向，被分割成许多小股，在班、排长和党的支委、小组长的带领下，各自为战。经过两天的艰苦奋战，多数指战员归回了自己的部队，少数人牺牲或走散了。

在一、二师同湘军激战的同时，红六师18团和四师也分别在新圩、光华铺地域同桂军进行激烈的战斗。

担负总掩护任务的三十四师和十三师在水车阻击尾红军而来的周泽元、李云杰部。

后续部队冒着敌机的轰炸、扫射，分别在麻子渡、南石渡、凤凰嘴一带抢渡湘江。

这一天的战斗异常激烈，红军战士在“一切为了苏维埃新中国”的口号下，以惊天地而泣鬼神的英雄气概，在各个战场上，在茂密的松林间，同敌人展开了一场生死存亡的拼杀战。整个战场，炮声隆隆，杀声震天，血肉横飞。战斗激烈到敌人的迂回部队打到了一军团军团部指挥所的门口，才为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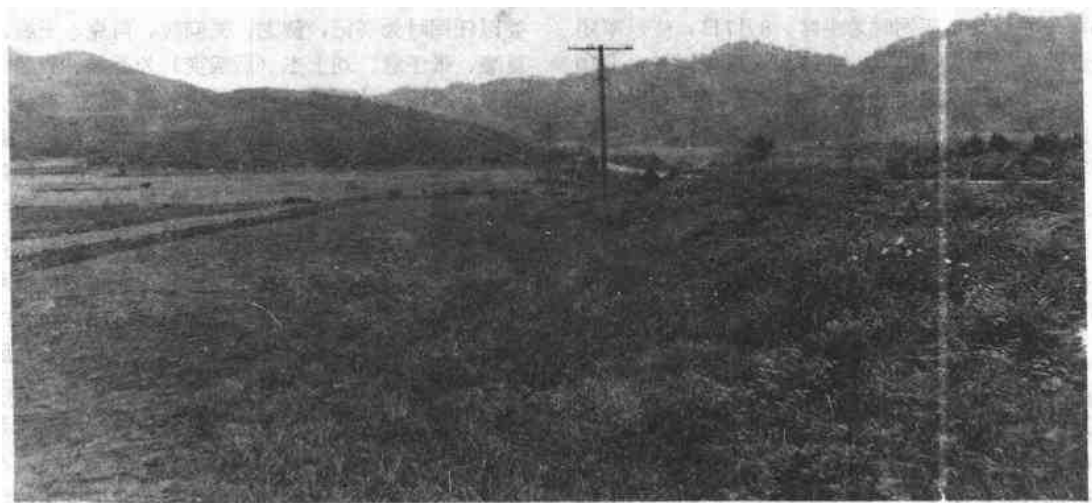
卫员所发现。

中午时分，一、三军团分别接到撤退的命令。工兵连也接到“务必于一日下午四时整，将湘江上的浮桥和凡是敌人能利用的一切渡工器材，彻底炸毁，以迟滞敌军追击的”命令。

下午4时整，工兵连长肖跃南下达炸桥命令。炸掉浮桥，工兵连正待转移时，先后有两支红军队伍赶到湘江东岸。在没有浮桥和任何渡江工具的情况下，干部战士手挽手，成一路纵队涉水过江，有的排战士被巨浪卷走。

从中午时分至下午4时左右，湘江完全被敌人封锁。全军殿后的五军团之三十四师、三军团六师之第十八团被敌人切断在湘江东岸。中央红军以惨重的代价，用鲜血和生命胜利地渡过了湘江，突破了敌人设置的四道封锁线，湘江战役遂告结束。

（编辑 亦平）



脚山铺

红二、六军团在 湘中

●周保林

1934年，中央根据地在五次反“围剿”遭受重大损失之后，中央决定以红十七、十八师组成红六军团，肖克任军团长，王震任政委，作为先遣队突围西征，转移到湖南中部发展游击战争，创建新的根据地，并与贺龙领导的红三军取得联系。还决定以任弼时为中央代表与肖克、王震三人组成六军团的军政委员会，任弼时为主席。8月7日，红六军团从江西遂川的横石出发，突破敌人重重封锁，于10月23日在贵州省印江县的木黄与红三军胜利会师。会师后，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的番号，组成红二、六军团总指挥部，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委，肖克任副总指挥，关向应任副政委。为了策应中央红军长征，决定控制湘鄂川黔边地区，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开展游击战和运动战，以牵制敌人。于10月28日发动湘西攻势，11月7日一举攻克永顺县城，16日取得十万坪大捷，歼敌3000余人，缴枪二千余枝和大批弹药装备，给湘西土霸王陈渠珍部龚仁杰、周燮卿两旅和四川军阀皮勋培、杨其昌两师以沉重打击。湖南省代保安司令李觉大为震惊，于11月22日急电陈渠珍“将驻防大庸之白、何两团调回辰（州）防”，又电令“慈庸桑剿匪指挥朱树勋（即朱华生）以主力刻日移驻大庸，并以一部分驻

桑植，担任防剿”。朱树勋遵电派朱际凯（即朱疤子）团于11月23日由慈利开进大庸，妄图扼堵我红军向东进展。我红二、六军团主力乘朱部立足未稳，即以全力于24日围攻大庸县城。朱际凯受到歼灭性打击后，仓惶向慈利溪口溃退。11月26日在大庸成立湘鄂川黔省委、省革命委员会和省军区。省委以任弼时为书记，贺龙、关向应、肖克、王震、夏曦、张子意、刘士杰（后叛变）为委员。省革命委员会以贺龙为主席，夏曦、朱长清为副主席，袁任远等为委员。省军区由贺龙兼司令员，任弼时兼政委。为了调动湘鄂两省的敌人来湘西，以达到策应中央红军大规模转移的目的，二、六军团总指挥部研究决定领导人分为前后两摊。前摊负责打仗，由贺龙、肖克、关向应率领二、六军团主力继续向湖南西部和中部发展攻势；后摊负责创建苏区，由任弼时、王震、张子意等率领红六军团的四十九团（驻永顺）、五十三团（驻大庸、慈利）、二军团的十六团（驻桑植）留在新区，重新以原湘鄂西苏区之永顺、桑植、大庸、龙山、来凤、鹤峰、古丈、慈利等县为基础建立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红六军团十八师五十三团接到向慈利发展的命令后，团长张振坤即于27日率部向溪口挺进。朱际凯由于